

中东各国“联俄制美”，普京再做大玩家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3月28日，伊朗总统鲁哈尼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两天的访问，他是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3月份到访俄罗斯的又一位中东国家领导人。

近几年来，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频繁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宾。这些国家中，既有伊朗、叙利亚这种典型反美的国家，也有沙特、以色列这样的美国铁杆盟友，还包括埃及、土耳其和伊拉克等昔日亲西方，如今寻求大国平衡的国家。

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北非动荡事件，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昔日地区大国和热点问题斡旋者埃及的荣光不再；分别以沙特和伊

朗为代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国家之间对峙加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恐困境日益严峻；以色列和土耳其不再甘于在西方朋友圈里玩耍。

促使这些中东主要国家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除了以叙利亚危机为代表的中东局势的持续演变，更重要的是美俄两大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虽然从结果上来看，这些国家清一色地强化对俄关系，但从初衷和过程来看，鉴于中东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当他们选择“联俄”时，“制美”也就存在不同的解读。

在伊朗和叙利亚眼中，“联俄”既是战略选择，也是盟国关系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两国都坚定地反美。叙利亚不必多说，它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重要和唯一稳固的战略支点和盟国，没有俄罗斯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恐怕早就崩塌。反过来，没有叙利亚，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就无

从谈起。

伊朗是中东大国，随着伊核问题协议的达成，以及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获得大幅提升。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码对伊单边制裁，甚至威胁废除伊核问题协议之际，伊朗“联俄”会形成对美反制，巩固伊核问题协议的履行。反过来，俄罗斯也有了叙利亚之外，另一更具影响力的中东战略伙伴。

与伊叙两国相反，沙特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铁杆盟友。奥巴马时期的美以关系十分微妙，去年4月，奥巴马到访中东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胡访俄；此前，内塔尼亚胡还曾绕过白宫，应美国国会之邀访美。两国领导人不睦的个人关系，累及美以关系。以色列加强对俄关系，算是对美国政府怠慢以色列的回击。

沙特“制美”与以色列一样，可以被视为对美国的“再平衡”。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沙

特作为积极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的代表国家，对美国奥巴马政府犹豫不决的叙利亚政策十分不满。同时，沙特和以色列还都是美伊达成伊核问题协议的坚定反对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对美国的不满。

此外，随着页岩油技术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美国一改沙特原油进口国的角色，转而成为与沙特竞争的原油出口国，受低油价冲击的沙特不得不与同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抱团”。相比以色列，沙特“联俄制美”更具有竞争性意味。

与沙特类似，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联俄制美”也有平衡大国外交的考量，但这三国更多的是不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曾在对美关系中吃过苦头。

在伊拉克，美国发动的战争虽然结束了萨达姆的统治，但却使这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漩涡。埃

及的“痛”则缘于2011年国内陷入乱局之后，美国作为盟国不但袖手旁观热闹，甚至还在埃及最需要的时刻叫停了军事援助。土耳其更具典型性。作为北约重要成员，该国一直谋求加入欧盟、融入西方，并且其外交政策也以亲美亲西方为基调。但去年7月该国发生未遂政变后，美国拒不配合土方要求引渡居伦，欧盟还对埃尔多安随后进行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大加指责。

实际上，伴随着这些中东主要国家对俄关系的调整，集中反映出俄罗斯以叙利亚危机为突破口，重返中东并顺势短时间扩大在中东影响力的现实。这对于因乌克兰危机而遭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的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记有力的反击。中东国家通过调整对俄关系，逐步实现了外交多元化；而俄罗斯则依靠中东这一大跳板，一跃重回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政治核心玩家地位。

小心，“东欧美女”盯上中国白领了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最近，欧洲一家网络监督公司统计，在东欧和世界各地共有1.9万多名“年轻美女”在网上寻找“猎物”，喜欢欧洲美女，又有点小钱的中国白领恰恰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猎物”不知道的是，那些网上“美女”可是什么真正的东欧美人，而是来自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的诈骗犯。

以约会相亲为名，在互联网上行诈骗之实，可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外媒的报道中，这种“爱情诈骗”早已屡见不鲜，如

今这只脏手也伸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和中国的“单身狗”不想独自过节一样，国外的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很多老外也不想独自度过。但每逢这个时候，媒体总要出来泼一盆冷水：别急着约你的网恋对象出来过节，先想想他(她)是不是骗子吧！这不，就在今年情人节前，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公署就提醒欧洲中老年人提防网恋诈骗。该组织表示，爱情诈骗是45岁及以上的人群遭到的诈骗中最普遍的一种，去年共有4100名澳洲人报告自己遭遇网络感情诈骗，被骗金额超过2500万澳元（约合1.32亿元人民币），是澳大利亚各种诈骗形式中涉案金额最多的。

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则更具体化：同样是在今年情人

节前，《每日邮报》网站刊登了一篇报道，不但提到了如何防范网络感情诈骗，还找到被骗子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今年58岁的大卫是在结束了一段长期感情后把目光投向网恋的。他说，自己想通过一些“非传统的”方式认识朋友，就选择了网络。很快，大卫就和一个叫凯瑞的45岁女性在网上聊上了。

两人认识四个月后，凯瑞开始问大卫要钱：一开始，她索要从自己住的地方——加纳——到英国的飞机票钱，大卫马上转了过去；后来，凯瑞要的钱越来越多，大卫不由产生了怀疑。但骗子的手段也不低——她展示的机票、护照等文件看上去都和真的一样，就连文件上移民局的电话号码都

提前安排人冒充。最终，大卫一共给了凯瑞1.5万英镑（约合7.9万元人民币），自己负债累累，但他还是相信“她说的会还给我”。

直到凯瑞又一次问大卫要钱，说她如果不给移民局一笔钱，就没法坐飞机来英国时，大卫终于选择向警方报案。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早就是骗子手中的一颗棋子了，那个骗了他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700万英镑（约合6010万元人民币）。

另一名受害者是朱莉（化名），三年前，47岁的她开始接触相亲网站，爱上了“高个制服帅哥”。那个人自称是个美国大兵，来自美国中西部，不到50岁，妻子已去世，有个十几岁的女儿。朱莉相信了他的话，还打算和对方发展长期恋爱关

系。后来，“美国大兵”告诉朱莉，自己需要几千英镑从军队中“赎身”。就这样，朱莉打给他5000英镑（约合4.29万元）。

不过，朱莉的妹妹起了疑心，她联系美国大使馆，核实这个“美国大兵”提供的信息。很快，使馆传来消息，军中根本没这么个人。朱莉的妹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手机号其实是个非洲号码，打过去后对方马上挂断了，再打已经“不在服务区”。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从网恋到“奔现”（在网络中认识的两个人由虚拟走向现实发展）确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恋爱的新方式。但当对方开始问你要钱时，一定要多个心眼，千万别被那些甜言蜜语蒙蔽了理智。毕竟，你怎么知道网络那端连着的，不是个躲在网吧里的诈骗犯呢？

能动手就不动口，“女权之母”的维权运动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女权主义在当下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史上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案例，没有之一。

1913年4月3日这天，英国伦敦地区法院判了个案子，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判处一名妇女三年有期徒刑。这个审判结果当时就引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旁听的一批老派绅士齐刷刷地起立鼓掌，而陪审的女性和她们的同情者则跺脚声响成一片，以此抗议判决的不公。两派支持者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差点发生械斗，法官把法锤都快敲断了，还是没镇住场子。

引发争论的受审者，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权运动家、号称“女权主义之母”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她一

辈子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给女性争来了选举权，但这项工作也成了她最惹人争议的话题，因为她达成此目的的手法实在太极端了。

英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推广普选制的国家，但对于给女性选举权这件事儿，却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英国政治精英所接受。19世纪中叶，英国逐渐放宽对选举的财产限制，有一次内阁向维多利亚女王汇报该工作，女王出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心血来潮地突然插了句嘴：“先生们，我们可否也给女士们赋予一点权利呢？”但话一出口，就被首相以不合习惯法为由给顶回去了。当时英国的王权还没彻底沦落为橡皮图章，女王如果难得开次金口，内阁一般都得给面子，至少也得说句“回去研究研究”之类的客套话，可此次内阁却回绝得如此干脆，可见给妇女选举权这件事儿有多么不为那些老绅士所接受。

既然口头呼吁不行，就催生了潘克赫斯特夫人这位奇

人。这位女士最著名的口号就是：“Action, not just speak。”结合背景，此话大约可以翻译成“女子动手不动口”。潘克赫斯特夫人说到做到，一动起手来就惊世骇俗——她先是搞了一个“喧哗运动”，组织妇女到各种政治集会场所去，只要是被她们认为是“反对女权运动”的议员老爷一上台演讲，潘克赫斯特夫人麾下的女士就开始高声谈笑喧哗，其干扰力据说连能言善辩的丘吉尔也扛不住，留下了那句“两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的名言。

这还算比较文雅的。后来，看到单靠“喧哗运动”和游行示威不奏效，潘克赫斯特夫人的手段开始升级。她鼓动女性砸毁英国国会的窗户，撬开信箱，烧毁政府的公务文件，甚至冲进博物馆，去涂抹、毁坏博物馆里的馆藏名画。当时的英国报纸将这些女权运动家戏称为“亚马逊女人”，翻译成流行语，大约相当于“女汉子”。

但到了1910年代，潘克赫

斯特夫人和她麾下的女汉子已经闹得有点不像话了——由于女权议案一再被否决，焦躁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四处纵火破坏，英国火车站、教堂、学校和私人住宅以及工业用房都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炸弹袭击和纵火焚烧。当时的英国法院，平均每个月要处理15起女权主义者危害公共安全的恶性案件。而处于运动风暴中心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却对这种形势异常高兴，她鼓励支持者：“我们就是要逼着政府作出抉择：要么给女性权利，要么处死我们！”

这种鱼死网破的信条最终闹出了大事。1913年初，在英王亨利八世一次骑马巡游时，一位女性突然横冲到国王的御马前躺下，受惊的马掀起前蹄就把这可怜的女性踩死了。众目睽睽之下的惨案震惊了整个英国，事后调查发现，这位女性正是潘克赫斯特夫人的“脑残粉”，因此，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她策划此事，但忍了很久的英国司法系统还是以惊人的

高效率逮捕并审判了这位女权领袖，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入狱后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并没有放弃梦想，她以绝食抗议，生怕她死在狱中的英国政府不得不采用所谓“猫鼠战术”，一旦这位夫人绝食就释放她，当她恢复正常后再进行逮捕。就这样，潘克赫斯特夫人居然先后入狱14次之多。

这场斗争的最终收场方式出人意料。正当女权运动达到最高潮时，1914年，一战爆发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损耗，导致英国不得不依靠妇女来维持生产。潘克赫斯特夫人暂停斗争，决心与政府共渡难关。一战结束后，政府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女性的努力，英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1918年，英国政府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选举权。1928年，潘克赫斯特去世前一个月，英国政府通过法案，女性赢得了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潘克赫斯特夫人终于笑到了最后。